

冯
华
著

隐 秘 花 园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冯
华
著

隐 秘 花 园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秘花园/冯华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399-2224-9

I. 隐... II. 冯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1044 号

- 书 名 隐秘花园
著 者 冯 华
责任编辑 黄小初
责任校对 江 文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875
字 数 18 万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224-9/I·2097
定 价 1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 鲁 成

1

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

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。晓晴陪我在厨房做晚饭。她从后面抱着我的腰，像一条温软的八爪鱼缠绕着我。这使我感觉甜蜜，我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献给她。可是厨房里的油烟太大了，我劝晓晴离开厨房。

“让我陪陪你嘛。”她却依然在我身后撒着娇，用尖下巴抵着我的后背，不肯走开，“你不想我陪着你啊？”她明知故问道。

我怎么会不想呢？不仅是此时此刻，我恨不得所有的时间都不和她分开。可我还是耐心地劝她：“你看这一屋子的油烟，小心呛着。”

“我不怕，我喜欢这味儿，香死了。”

“你喜欢，有人可不一定喜欢啊……”我笑着，忍不住回头亲了她一下，“听话，带孩子到外面去歇着吧。”

晓晴笑了，“傻样儿！才刚成形呢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！”

不过说归说，晓晴还是松开了缠着我的胳膊，我知道她和我一样，处处为她肚里那个正在成长的小生命着想。客厅里的

音乐声飘过来，我下意识地往客厅瞥了一眼，父亲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“回屋听听音乐，要不然陪爸看看电视也行。”我随口说，把锅里煎了一面的鱼小心地翻了个身，继续煎另一面。回头看看晓晴，她却靠在门边不动，看着我。我有些奇怪，问她怎么了。

“妈今天上哪儿去了？这会儿了还没回来。”晓晴若无其事地问。

今天是母亲在老年大学上课的日子。我告诉了晓晴，又一次催她出去，还让她给母亲准备一杯茶。晓晴答应了，却又跟我东拉西扯了几句，这才走出厨房。我继续做菜。鱼烧好了，我把它盛到盘子里，将锅洗净，开始炖骨头汤。据说孕妇多喝骨头汤，对胎儿的健康发育有利。一想到这件事，我就不由产生幸福感，自然而然地转头看了一眼客厅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客厅里空无一人。电视机仍然开着，音乐从里面飘出来，室内的光线随着屏幕上画面的变化，也忽明忽暗地变化着。茶几上，母亲常用的那个茶杯里缓缓冒着热气。

而晓晴和父亲都不在客厅里。

我转回脸来，盯着炉子上的汤锅。蓝色的火焰像怪兽的舌头似的，一下一下舔着锅沿，显得贪婪而充满恶意。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客厅，沙发上仍然空着，上面只有东一个西一个的沙发垫。

我得承认，在那一瞬间我没法驱散自己心底升起的阴霾。汤锅开了，“咕嘟咕嘟”地翻腾起来。我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，偏偏电视机里的音乐忽然间拔高了音量，干扰了我的听觉。

一定得弄个究竟。这么想着，我放轻脚步走出厨房，穿过客厅。我和晓晴的卧室与父母的卧室相对，中间夹着卫生间。

此时三个门全都紧紧关着。我仔细听了听，隐隐听到我们的卧室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。我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走到卧室门前，把耳朵贴近了门缝儿。

忽然，父亲的咳嗽声从背后传来。我一惊，直起身子，回头看见父亲从卫生间里走出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什么都没说，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本来，我也应该像他一样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我忍了忍，却发现自己忍不下去。

于是我快步走到客厅，他又坐回到沙发上了，像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，他拿着遥控器，胡乱换台。电视机疯狂地变换着画面，不断变化的光影与声音令我的胸口更加憋闷。可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只能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他。他肯定是感觉到我目光的压力了，强作镇定，瞪着那不知所云的电视屏幕，仿佛真的看到了什么内容似的。

终于他还是沉不住气了。

他转头看看我，似乎刚刚发现我的存在，然后故作轻松地笑笑，拍拍自己身边的位置，对我说：“菜烧好了？那就坐下歇会儿，看看电视……”

他装出来的平静激怒了我。我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爸，你紧张什么？”

他一怔，沉默地看着我。

“说呀，你紧张什么？”我忍不住逼问他。

他似乎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。好一会儿，才压低了声音，慢慢说：“阿成，大家都好好的，你就安生点儿，别再闹了。”

他这话的意思，倒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了。我真忍不住了，提高声音质问他：“安生点儿？谁安生？谁又不安生了？”

父亲显得很害怕，他瞟了卧室那边一眼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：

“你小声点儿!”

我觉得他很可笑,这是我自己家呀。“我在自己家,为什么要小声?啊?我光明正大的,有什么说什么,用不着怕别人听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,我为什么要小声?”我把声音提得更高,因为这话不仅是说给父亲听的。

父亲忽地站起来,满面通红,瞪着我:“鲁成,你到底怎么回事儿?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?你有什么话,今天就说个明白!”

虽然他的语气严厉高亢,但我还是能看出他的心虚。我不由悲愤起来——这可是我的生身父亲呀,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呢?难道他装出这副无辜的样子,他所做的那些事就真能抹杀掉?他是把别人都当成傻瓜了吧?我气愤地想着,就把心里的话冲父亲嚷了出来。没想到他听了以后,倒显得更加激动了,说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,逼我说他到底做了什么。

我气得直想笑。“你有脸做,我还没脸说呢!”我冷笑着说,“亏你还是我父亲,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,连做人的廉耻都不顾,晓晴可是你儿媳妇……”

父亲大概没料到我终于揭了他的底,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手指头点着我,抖个不停,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一句:“你给我滚……这是我家,你给我滚出去……”

他的要挟更激怒了我,我感觉自己内心那个压抑了很久的火山就要爆发了。但就在我肚子里藏着的那些话准备冲出来时,母亲忽然回来了。她可能在外面就听到了我和父亲的争吵,因此进门时便一脸惊恐和焦灼,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,急急忙忙把门关紧,然后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过来,拦在我和父亲中间。

“你们俩怎么又闹起来啦?”她又急又怕,压低声音道,“算

我求你们了好不好？让人家听见了还不把咱家笑死了……”

母亲的表情让我心疼。我一下子意识到，也许我不应该用这样冲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我拼命忍耐着，把一肚子的怒火硬生生咽了下去。心底那座即将爆发的火山，渐渐熄灭了。我也很奇怪，自己怎么能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就变得如此平静，甚至还能对母亲露出笑容。

我接过母亲手里的包，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我又走到茶几前，把那杯晓晴给母亲泡好的茶端过来，递到母亲手里。我还用若无其事的语气安慰母亲，说其实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一切都好好的。晚饭我已经做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开饭了。

我和母亲对话的时候，父亲像木头一样立在旁边，谁也不看，脸色酱红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母亲看看我，又看看父亲，似乎有些胆怯，轻轻拉拉父亲的衣袖，却被父亲猛地甩开了。

母亲轻声央求父亲：“文儒，别这样……”

我忽然觉得父亲让我觉得又可怜又可笑。他不敢面对我，却能把怨气朝母亲身上发泄。为了不让母亲难过，我若无其事地宣布开饭了。母亲忙拉着父亲到厨房里准备碗筷，我则走到我们的卧室门口叫晓晴。卧室门关着，但并没有锁，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。

晓晴就在门边靠墙站着，仰头望着天花板，脸上的表情有些木然。Mp3的耳机线挂在她脖子上，音乐声从耳机里源源不断地漏出来。不知怎么，我一看见晓晴，就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了。

“晓晴，吃饭了。”

我说着，上前拉她的手，但她却猛地将我的手甩开。

“别碰我！”她低声嚷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晓晴脸上那种表情，仿佛我是某种令她感

到既厌恶又恐惧的虫子，生怕被我黏上似的。我的心不由一抖，隐隐作痛。这时，刚才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像雾一样飘到我脑海中了，我才想到，我和父亲的争吵，晓晴可能全听到了。

也许，这样更好。

2

那天的晚饭，大家自然都没有吃好。母亲忧心忡忡，目光交替着落在我、父亲和晓晴身上。父亲低着头大口吃饭，像是饿了很久似的。而我最关心的晓晴，沉默着，表情忧伤，只盯着自己的碗，把米饭一粒一粒地、机械地往嘴里送。我给她夹到碗里的菜，她碰也不碰一下。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似乎都没看过我一眼。上了床，她使用脊背对着我，把灯关了。

我在黑暗中听着自己的心跳。因为疼痛和懊悔，它跳动的频率似乎很不平常。我得说，晓晴用她沉默的对抗方式打败了我，我受不了她这样。所以尽管我觉得隐隐有种屈辱感，但还是决定忍气吞声，向晓晴投降。

“对不起，晓晴，全是我不好，我错了……”

我开始用所能做到的最诚恳的语气向晓晴道歉。道歉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满是从前晓晴的影像。她那么美，那么纯洁善良，在我面前，总像个没长大的小女孩，用充满信赖和依恋的目光望着我，向我撒娇，行使一个被人宠爱的女人特有的任性的权利……只要想到这些，我的诚恳就变成了真实的，甚至比我所能表现出的还要热烈。我从后面紧紧抱着晓晴，她柔弱的肩膀有些僵硬，但却开始轻轻颤抖。

我听到了晓晴的啜泣。我的心瞬间迷乱了，弄不清晓晴为什么哭，也弄不清为什么自己会把她弄哭。我只是觉得那么爱

她，爱得我连骨头都疼，爱得那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她。我无措地抱着晓晴，忘了所有对她的抱怨，只是紧紧地抱着她，仿佛这样她就永远不会离开。

也许我把她弄疼了，也许她也能察觉到我的心痛，晓晴轻轻呻吟一声，挣扎着翻过身来，面对着我。尽管房间里一片黑暗，但我却能清楚地看到她眸子里的亮光。她捧起我的脸，鼻尖对着我的鼻尖，似乎要看穿我的灵魂。她的呼吸轻柔温暖地落在我脸上。

“阿成，”她轻声问我，“你还爱我么？像从前一样爱我么？”

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当然爱……比从前爱得还多，比……”

她伸出一只手捂住我的嘴，又用另一只手慢慢牵引着我的手，放在她微微隆起的腹部。我知道，她是想告诉我，那里睡着我们未来的孩子。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几乎要流下来。想对晓晴说很多，却一句也说不出，只能紧紧地抱她，甚至有种要把她揉碎，渗透到我血液里的冲动。

晓晴一定是体会到我的感觉了，原本有些僵硬的肩膀在我怀里渐渐放松。她用我所熟悉的、温存的语调，既像撒娇，又像是哄我，轻轻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爱你呀，从来就没变过……”她似乎迟疑了一下，紧接着又说：“阿成，以后，咱们都好好的，谁也别闹了，跟以前一样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我脱口而出。这绝不是简单地为了取悦晓晴，而的确是真实念头。我向晓晴保证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，不让你受一丝丝委屈……晓晴你知道吗，其实看到你难受，我简直比自己难受还难受……”

晓晴“扑哧”一声轻轻笑了。“说绕口令呢。”她又恢复了娇嗔的语气，“我听不懂！”

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可爱的女人。我忍不住深深亲吻她，最后弄得两人都快窒息了才分开。她呼吸有些急促，身体紧紧盘着我，柔韧而妖媚，使我全身都快燃烧起来了。我必须努力克制自己，才能打消某个念头。

“没关系的，”她的热气呼到我耳朵里，“医生说小心点儿就行……”

我不得不把她轻轻推开一公分，来抵制她对我身体的诱惑。我不断深呼吸，最后终于使心头燃起的欲火逐渐熄灭。我也知道，除了刚怀孕和临产前，孕期的其它时间都可以做爱，但晓晴身体弱，医生曾叮嘱过她要多加小心，为了她和孩子的平安，一切我都能忍受。

晓晴显然有些感动。她像一只乖巧的小猫般蜷缩在我怀里，幽幽地说：“你真好，阿成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……”

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默默微笑。这时我的心境极为恬静平和。我让晓晴别再说话，在我怀里好好睡觉。她似乎真的困了，连着打了几个哈欠，闭上了眼睛。我听着她的呼吸渐渐变得绵长、匀净，过不多久她便睡着了。

这时我觉出了自己身体的疲倦。但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晓晴枕着我的胳膊睡得很香，怕吵醒她，我一动也不敢动，胳膊早就麻了。也许是眼睛适应了黑暗，我能很清楚地看见眼前的晓晴。她似乎在做梦，眼球骨碌骨碌地转动，偶尔微微皱皱眉头，嘴角一掀一掀的，像是要开口说些什么。我长久地盯着这个我深爱的女人，我的妻子，在极度的寂静中，一个尖锐的念头怎么也压抑不住，像根毒箭一样慢慢从我心底升起。

别的男人，也曾如我这般凝视着她么？

非常奇怪，当这个念头越长越大，最后挤满了我的脑海时，陷入沉睡中的晓晴忽然动了动，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在黑暗中，我

们俩的视线来不及闪避，结结实实撞在一起。

我不知道那一刻她从我的目光中读出了什么内容，但我清楚地看到，她眼神里，充满了惊惧。

3

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正常。我一直这么告诉自己。但现在，我再也没办法假装下去了。我躲在一棵树后，远远看着晓晴和别的男人约会时脸上的笑容，心里是一种完全陌生的、荒芜冰冷的感觉。我悄悄跟着她，她到哪里我到哪里。我看见他们一同走进茶楼，看见他们在临街窗口的座位相对而坐，互相凝视对方的面孔，就像是为了炫耀他们偷情的幸福。

那个男人，又是她一个新的猎物么？我不认识他。他比我长得高大，身材匀称，两条腿又长又直。我藏在不易被他们发现的角落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他们说话，笑，皱眉，烦恼，又笑，忧虑……晓晴一会儿把两手放在桌上，一会儿又拿下去。过一会儿再拿上来，紧紧纠缠在一起。她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吧，只有激动紧张的时候，她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她在对他说些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在谈论我了，她告诉他，我的存在已经干扰了她的自由，她是在向他寻求一个彻底摆脱我的办法吧？瞧，他的表情那么意味深长，目不转睛地注视她，脸上的关切、忧虑一览无余……他有主意了，对晓晴说些什么，晓晴愣住了，久久看着他，表情复杂，令我感到陌生。他究竟说了什么？晓晴为什么会变得失魂落魄？他似乎不忍看下去了，从桌对面伸过手，也许是想安慰她，也许是想给她传递力量，也许……

我觉得自己再看下去就要疯了。我想跑开，但脚却像是被强力胶黏在了地上。我仍然死命地盯着窗前那一对人，忽然之

间我仿佛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晓晴对他说了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。我头脑里乱糟糟的，晓晴那些话充斥了整个空间，它们挤压着我、推搡着我，令人无法呼吸，无处躲藏……

突然间我又清醒过来了，窗子里他们都不见了。我忙乱地四下张望，却看见那个男人从茶楼门口走出来，脸冲着我的方向。我一阵紧张。他是不是看见我了？晓晴去了哪儿？她藏起来了么？她讨厌我，想躲开我么？还是他把她藏起来了？无数条思绪在我脑子里飘来荡去，缠绕在一起，让我没力气思考。我觉得无所谓了，他看见我就看见我吧。我有些木然地从树后走出来，走向他。然而他似乎并没看见我，或者是看见了却不在意。他只是给了我短促的一瞥，然后骑上一辆摩托车走了。我心里乱糟糟的，不知自己想做什么。后来我发现原来自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在跟着他。

“想捉奸啊？晚了。”司机忽然冒出一句。

我吓了一跳，忙坐直身子，瞪着前面的司机。司机怎么会知道我心里的念头？就算是我命令他紧跟上那辆摩托车，他也不应该知道啊。难道司机也认识他？那么司机认识我的晓晴么？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么？他为什么要说我想捉奸已经晚了？

我不由喃喃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司机没吭声。也许他不想多管闲事吧。但我很生气，他怎么能这样眼看着我受苦而不管呢？我冲他大嚷起来：“你说呀，为什么晚了？”

司机大概没料到我会发火，吓了一跳，从前面斜眼瞟了我一眼，半天才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不由冷笑。罢了，罢了。他不打算帮我，所以装出这副无辜的模样。我冷冷地瞥他一眼，用轻蔑的语气回答他：“你用

不着装，没你帮忙我也有办法。”正说着我忽然发现前面的摩托车拐了个弯，我忙催司机跟上。司机似乎打定了主意不再管我的闲事，一言不发，但我却看见他不停地偷眼从后视镜里观察我。我忽然想，也许这个司机根本就是他们俩一伙的吧？难怪他会用那样幸灾乐祸的语气跟我说“晚了”。

我心里一凛，立刻决定不再和任何人多话，以免陷到四面楚歌的境地。所以我不再理司机，只扭头盯着前面的摩托车。好在摩托车好像到了目的地，在一个大门口停下了。我看见很多小孩子从大门里拥出来，原来这是一所小学校。放学了，校门口一下子变得像菜市场般喧闹。那个高个子的他忽然躲到了树后，等一个背书包的、看上去有七八岁的小女孩张望着走过那棵大树时，猛地从树后跳出来，抱起小女孩，一下子把她举得高高的。

小女孩又是吃惊又是高兴，叫起来：“坏爸爸，快放我下来！同学看见该笑话我啦……”

原来这是他的女儿。他笑着把女儿放下，牵着她的手往停摩托车的地方走。他们正好经过我们的出租车，我急忙一缩身子，免得被他们看见。司机回头吃惊地看着我，我使劲瞪他，他忙又把头转回去了。

我听见他们的对话从车窗外飘进来。

“爸爸，我都八岁了，以后别再把我把小屁孩儿了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咱们悦悦都能跟男生打架啦。”

“啊？妈妈又跟你告状啦？”

“没想到我这丫头还挺厉害啊，居然把男生给打哭了！”

“谁让他们骂你呢？谁敢骂你，我就跟他没完！”

“他们骂我？骂我什么了？”

“他们说你是疯人院的医生，你就是疯子，还说我也是小疯

子！他们可真无知，什么疯子疯子……连精神病人都不知道！”

“你别理他们不就完了？干吗打架呢？”

“你不是说要跟坏人坏事作斗争吗？”

“他们是你同学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，用不着武力解决吧……”

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我竖起耳朵也听不见了。这时那个讨厌的司机又一次回过头来，借口要车钱来干扰我的侦查。我很生气，但懒得拆穿他，就给他付了车钱，然后下车了。

那个高个子和他女儿已经没了踪影。这再次证实了我的猜测，出租车司机果然和他们是一伙的。我站在原地，四下看了看，觉得一切都那么陌生，不知道自己该前往哪个方向。想了很久，发现自己只有回家。我只得慢慢往家走，一边走，一边想着自己的问题。我再次看见一棵毒箭在我心底萌发，并且逐渐长大，越来越茂盛，最后布满我整个胸膛。

因此当我回到家时，内心已经被阴霾牢牢笼罩了。是晓晴给我开的门。我一眼看出她眼睛里藏满了焦虑和不安。一看见我，她立刻扑上来，抱住我，似乎害怕一松手我就会飞走似的。
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到处找不着你！”她焦急地说。

母亲也迎上来了。她一定看出我脸上的心事，显得小心翼翼，像是怕刺伤我。她不知道，我的心已经被刺得伤痕累累了。尽管我很不愿意让母亲担心，但心底那棵毒箭实在太厉害，一个劲要穿透我的脑壳，钻出来，向世人宣告它的存在。我费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控制它。

我用僵硬的手臂搂住晓晴，浑身都像被抽掉了筋似的，疲倦极了。晓晴的身体温软饱满，我的腹部能够感觉到她微微隆起的腹部。那里面是我们的孩子呀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掠过一

丝暖意,无论如何,我快有自己的孩子了!这个念头鼓励我振作,我努力挺直身子,不想让母亲和晓晴为我担心。但就在此时,我一眼瞥见了父亲,他正从书房里探出半个头来,鬼鬼祟祟地向我张望。当他的视线和我的视线碰上,他立刻心虚地缩了回去。

一瞬间,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,都实实在在打了一个哆嗦。我再也没有力量隐藏那根毒箭了,它变成一个不断回旋的、绵绵不断的声音,终于穿透了我的脑壳,在我舌根下蠢蠢欲动。我看见自己的心脏因为疼痛和羞耻而抽搐。

晓晴肚里的孩子,究竟是我的,我父亲的,还是属于别的男人?

我终于忍不住了,在晓晴耳边,尽可能低声地问出这句话。即使到了这时候,我也仍然不想使她有被伤害的感觉。我的声音虽然低,但显然很清楚。她听明白了,却又像是不明白,脸色刹那间变得一片死白,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一旁的母亲肯定没听见我的话,看看我,看看晓晴,想问又不敢问。房间里安静极了,我又听到了自己寂寞的心跳。

晓晴就那样面无表情地凝视了我一分钟,也许更久。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。最后她垂下头,一只手轻轻放在自己肚子上,似乎她能看透肚皮,看到里面的胎儿。她保持这样的姿势有好一会儿,然后什么话也没说,谁也没看,垂着头,转身走回了我们的卧室,轻轻把门关上了。

第二章 林小可

1

我是在精神病院认识高度的。

第一眼，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时我和同事刘炽就13路公交车纵火案前去精神病院采访。就在几天前，一辆挤满乘客的13路公交车上燃起大火，数十人烧伤，七人死亡。警方很快查明，纵火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。此事受到了市民的强烈关注，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话题，我主动向领导要求去精神病院进行采访。

精神病院的院长姓周，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后，表情显得有些复杂，只答应找一位院内的医生配合我们采访，自己却不愿多说什么。我们只好在院长办公室等着。作为对采访的预习演练，我脑海中又充满了纵火案中那些伤者惨不忍睹的画面。我还能回忆起在灾祸现场看到的很多细节，比如一个乘客身上燃着火，从打碎的车窗往外跳；比如一个头发烧焦了的孩子，脸上全是燎泡，哭声凄厉，抓着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叫妈妈——后来我知道，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瞎了……

高度就是那时进来的。进门以后，他轻轻瞥了我一眼，然